

青森文化

愛芬河畔的吟游詩人

# 莎士比亞 探索與研究

程茂榮 著

William Shakespeare



圖 2：位於莎士比亞故鄉斯特拉福聖三一教堂中的莎士比亞半身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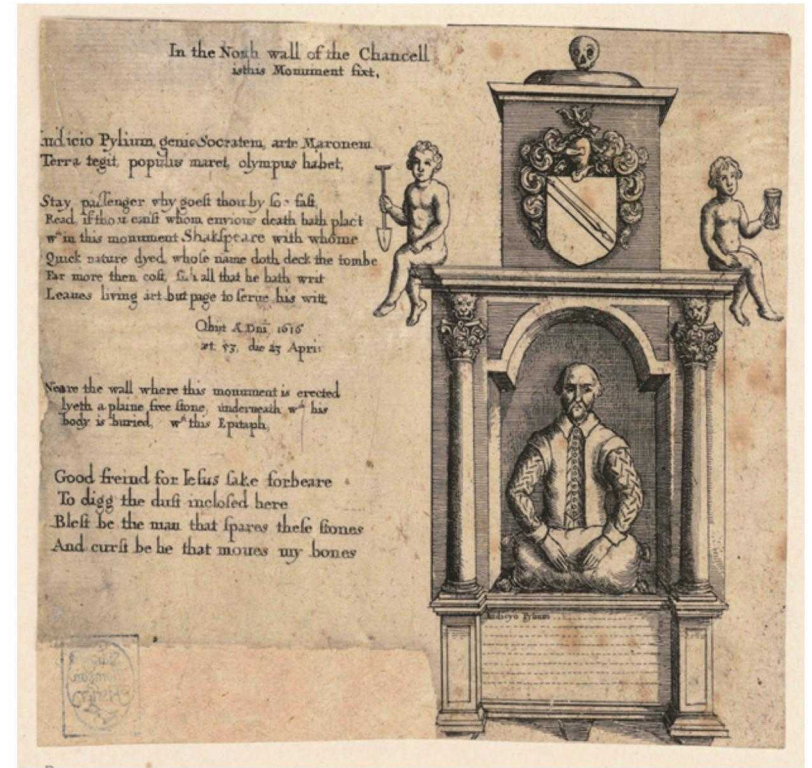


圖 3：畫家哈勒根據達格戴爾手繪的莎士比亞塑像圖製作的銅版畫



## 前言



莎士比亞對我們而言，是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著名英國戲劇家。

說「熟悉」，是因為他的名著如《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奧賽羅》等在世界上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說「陌生」，是因為我們對他的生平事蹟知之甚少，瞭解不多。在世界文學史上，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可謂登峰造極，無人能與之比肩。在英美等國，莎士比亞著作及其版本的研究是一門「顯學」，每所大學英文系都有研究莎士比亞的學者；歷年出版的各種有關莎士比亞的著作以及莎士比亞戲劇的各種版本連篇累牘，汗牛充棟。可是，迄今我們對莎士比亞生平的瞭解仍然極為有限，這是因為有關莎士比亞的歷史記載非常之少。

在西方，莎士比亞的傳記也出版了二、三十種，但大多依據有限的資料對莎士比亞的生平加以演繹敷陳，其中不可避免地有許多猜測和臆想。這些傳記中有兩、三種已譯成中文，如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 1917-1993）著的《莎士比亞傳》，以及彼得·阿克羅伊德（Peter Ackroyd, 1949-）著的《莎士比亞傳記》。前者的英文版原名為 *Nothing Like the Sun*（《一點也不像太陽》，書名取自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其作者伯吉斯是英國著名小說家、詩人。上一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歐美風靡一時的黑色幽默小說《發條橙》（*Clockwork Orange*）就出自他的手筆。他僅依靠基本的史實，然後按照自己的想像虛構了一個莎士比亞的故事。這本書當小說來讀可以，但不是真實的傳記。後一本書的作者也是一位小說家兼傳記作家。按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以一個莎士比亞迷、而不是莎士比亞專家的身分」來寫這部莎士比亞傳記，<sup>1</sup>可想而知，書中也有不少添枝加葉的杜撰和推測。從這些書中我們看到的莎士比亞，只是傳記作家筆下的莎士比亞，很難說是其真實面目。然而，還原莎士比亞的真實面目又談何容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由於資料有限，寫莎士比亞傳記的確是一件困難重重的事，不過，仍有人鍥而不捨，樂此不疲。從 1998 年至今，在英美等國又出版了至少 12 種莎士比亞傳記，這說明人們對莎士比亞生平研究的興趣並未減弱，可是儘管如此，莎翁人生的一些謎團依然未能解開。

1 Stanley Wells, "A Lot of Good Will", *The Guardian*, Sept. 11, 2005.



## 目錄



前言	莎士比亞和班·強生
-10-	-126-
莎士比亞：愛芬河畔的吟游詩人	莎士比亞戲劇的版本問題
-24-	-138-
莎士比亞在倫敦：初試啼聲	莎士比亞戲劇的現代版本
-40-	-156-
《維納斯與阿童尼斯》：暢銷的情色敘事詩	莎士比亞戲劇中的獨白賞析
-52-	-182-
莎士比亞的演藝生涯	《卡德尼奧》（ <i>Cardenio</i> ）和《一錯再錯》（ <i>Double Falsehood</i> ） 之謎
-66-	-206-
「宮務大臣劇團」/「國王劇團」和「環球劇院」	從《暴風雨》的中譯本看莎士比亞戲劇的中文翻譯
-78-	-225-
莎士比亞的肖像	梁實秋譯《莎士比亞全集》與方平主編/ 翻譯《莎士比亞全集》中的譯文比較和評述
-92-	-250-
莎士比亞：異性戀者還是雙性戀者？	參考書目
-102-	-332-
莎士比亞：逃稅者和糧食囤積者？	
-114-	

桂克莉：「婊子」！比「婊子」更美的東西有的是！

埃文斯：你真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女人，請你閉嘴。「lapis」是什麼意思，威廉？

威廉：石頭。

埃文斯：石頭又是什麼意思，威廉？

威廉：小石子。

埃文斯：不，是「lapis」，請你把它記在腦子裏。

威廉：Lapis.<sup>10</sup>

這段對話生動具體地再現了當時學校中教授拉丁文的情景。由於它發生在課外時間，快嘴桂嫂沒頭沒腦的插話更是教人忍俊不住（當時是不允許女孩念文法學校的）。在另一個戲劇《皆大歡喜》中，莎士比亞借劇中人物傑奎斯之口，對文法學校的學生生活大發感慨：

嗚嗚咽咽的學生，清早起牀，背着書包，滿臉泛光，可是他步履艱難，像蝸牛一樣，磨磨蹭蹭，不想上學堂。

但是，放學時的心情和上學時相比就大不一樣。如同羅密歐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所說，「赴情人約會，就像學童放

學一樣；與情人告別，就像學童滿臉愁容上學堂」。不過，在《辛白林》中，莎士比亞借紳士甲之口，在談到波塞摩斯所受到的教育時，又這樣說道：「他接受了當時最完備的教育。/ 他吸收得很快，就像我們吸進空氣一樣，/ 在青春年華，便獲得了豐收。」也許，這些都反映了莎士比亞了對文法學校生活愛恨交加的複雜心情。文法學校的學習年限為七年。一般的揣測是莎士比亞於 1578 年結束了他的學業，離開了「新國王學校」。因為父親的財務吃緊，他沒有繼續上大學。

莎士比亞結婚時，年齡為 18 歲；他的妻子安妮·夏菲維 26 歲，比他大 8 歲。夏菲維出生在離斯特拉福大約有一英哩之遙的一個名叫肖特瑞的村子。它位於亞登森林的邊緣；村外有一條溪流緩緩繞過，灌溉着四周的農田和牧場。現在，莎士比亞妻子出生時的房屋仍然存在，它被稱作「安妮·夏菲維田舍」。這是建於 15 世紀的一座農舍，四周是果園，玫瑰叢，修剪得很整齊的灌木以及各種花草，景緻很美。他們倆是如何產生戀情的，是莎士比亞主動，還是夏菲維引誘他，人們不得而知。總之，當他們結婚時，夏菲維已懷有 3 個多月的身孕。從斯特拉福到肖特瑞，有一條野草叢生的小徑，現在它依然存在。也許當年莎士比亞就經常踏上這條小路去與夏菲維幽會，走一趟的時間也就 10 多分鐘。莎士比亞去的地方叫「休蘭茲農場」，面積大約有幾十英畝，為安妮·夏菲維的父親理查德·夏菲維

10 中文譯文參考了朱生豪的翻譯。見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47 頁。



## 《維納斯與阿童尼斯》： 暢銷的情色敘事詩

莎士比亞在世時，他的暢銷書不是《哈姆雷特》，也不是《羅密歐與朱麗葉》，而是長篇敘事詩《維納斯與阿童尼斯》（*Venus and Adonis*）。雖然莎士比亞作為演員和劇作家在當時已頗有名氣，但他的很多劇本被劇團買斷後就不再是他本人的財產，其中有不少在出版時並無他的署名，也有不少在他去世後才出版，而《維納斯與阿童尼斯》則不一樣，這是供一般讀者閱讀的書籍，作者擁有版權，自然要署名。《維納斯與阿童尼斯》銷售後出乎意料大受讀者歡迎。雖然該書出版時被書商歸為「情色類」作品，定價較高，每本為1先令，是一般書籍價格的三倍，但很快就售罄，一時洛陽紙貴，一書難求，成為不折不扣的暢銷書，雖一版再版（莎士比亞在世時共印刷了9版，1636年前印刷了16版），還是不能滿足需要。可以說，莎士比亞活着時，主要是以長篇敘事詩《維納斯與阿童尼斯》的作者聞名於世。

1592年9月，離莎士比亞《亨利六世》演出成功不到半年，瘟疫開始在倫敦流行。當時倫敦城衛生條件很差，市內沒有下水道排汗系統，街上到處都是污穢，極易爆發瘟疫，但有人卻將其產生的原因歸咎於劇團。如當時有一個牧師就說，瘟疫流行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懲罰的原因是人們犯有罪惡，罪惡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有戲劇演出，因此戲劇就是瘟疫爆發的原因。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不管怎樣，瘟疫流行後，倫敦市議會就頒佈禁令，禁止所有劇團在倫敦城內演出。禁令一直延續到1594年6月3日。因此，演員們為了生計，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鄉村

的名字高居榜首，而且每位演員均獲贈 4 碼半的猩紅色的布匹，用以製作遊行時用的斗篷。<sup>32</sup>

班·強生在其著作集中的一篇劇作《人皆有可笑之處》後面，附了一段說明。其中寫道：「這部喜劇於 1598 年由『宮務大臣劇團』的僕人們演出。主要的演員有：威爾·莎士比亞、奧格·飛利浦、亨·康戴爾、威爾·斯賴、威爾·坎普、瑞克·白比奇、喬·海明斯、托·波普、克·畢斯頓、喬·戴克。」強生在這兒用了 *comedian* 這個詞，意即「演員」。這個詞現在的意思是「喜劇演員」，而在當時可用來泛指一般演員，如演「李爾王」和「馬克白」的演員也叫做 *comedian*。莎士比亞很少演喜劇角色。他也許串演過兩、三個小的喜劇角色，但從未演過主角。在喜劇中，他往往擔任「開場白」和「尾聲」的講述者。這也是演出中很重要的角色。他的一舉手，一投足，一顰一笑，應渾身都是戲，才能博得觀眾的喝彩。我們應記住，莎士比亞除了是個演員，還是一位劇作家。他有時會出演自己寫的劇本中的一些角色。除了自己演，他也會看別人演，並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這是莎士比亞時代戲劇界的一個傳統：劇本的作者常常也對其劇本的表演發表自己的見解和看法，其作用有時甚至超過導演。班·強生在講解其劇本《莘希亞的尋歡作樂》時，曾談到別的劇作家在彩排時的表現。他說道，「作者來到後臺，

<sup>32</sup> Graham Holderness, p. 46.

他大聲提示臺詞，朝提詞員跺腳，對道具罵罵咧咧，對可憐的服裝師責備訓斥，抱怨音樂走調，對我們微不足道的過失破口大罵。」<sup>33</sup>當然莎士比亞不會這樣過分，但他對其劇本的演出也常常提出指導，如 17 世紀的演員約翰·羅雲和約瑟夫·泰勒就保存有莎士比亞教導演員如何演哈姆雷特的說明。<sup>34</sup>由於莎士比亞本身是演員出身，他深知什麼樣的劇本才是適合舞臺演出的好劇本，也瞭解劇中的角色應如何去扮演才恰當。如上面提到過的演員坎普就說道，「大學才子」之類的劇作家其實對戲劇表演並不瞭解，他們太熱衷於炫耀學問，而「我們的夥伴莎士比亞就把他們全都打翻在地」。<sup>35</sup>

至於莎士比亞的演技到底如何，評論者看法不一。如約翰·奧勃瑞就說過，莎士比亞的表演「極為出色」，出版商切托爾也提到過莎士比亞的表演「很優秀」，但有的人，如 17、18 世紀英國著名詩人、劇作家尼古拉斯·羅歐（Nicholas Rowe）就認為莎士比亞並不是一個「非凡的」演員，他的最佳表演也就是扮演了《哈姆雷特》中的鬼魂。<sup>36</sup>有些人認為他寫的戲劇詩歌遠超過他的演技。當代著名莎士比亞著作編輯如《牛津莎士比亞全集》的總編輯斯坦利·威爾斯以及《諾頓莎士比亞全集》總編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非常看重莎士比亞戲劇的文學價值，但他們對莎士比亞本人的表演藝術卻不以為然。威爾斯說，莎

<sup>33</sup> Graham Holderness, p. 47.

<sup>34</sup> Ibid., p. 47.

<sup>35</sup> Graham Holderness, p. 47.

<sup>36</sup> Peter Ackroyd, p. 232.

身心崩潰，甚至對自己的身分也產生了疑惑，因為當他已喪失了土地，喪失了自己的空間時，他自然對自己是什麼人會產生疑問。他已經置身於荒野，無家可歸，失去了對一切的控制，與一般無家可歸的窮人無異，但他還未清醒地認識到，家對他而言，已是遙不可及的事。

莎士比亞一生中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處於惡劣氣候肆掠的「小冰河時期」。嚴酷的自然環境對人的生存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也給社會經濟帶來了嚴重破壞。《李爾王》是莎士比亞最著名的悲劇之一，也是他傾注了心血的力作。一個英國早期的歷史故事被置於狂暴的大自然中；惡劣的環境與李爾王的悲劇交織在一起，也讓當時的觀眾無法不聯想到他們正在經歷的一切：災難性的天氣，糧食匱乏，社會的動盪和騷亂。當然，惡劣的氣候絕非造成李爾王的悲劇的主要原因，但它在劇中的作用是顯著的，也在觀眾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爾王放棄了權力，失去了土地，離開了家園，也失去了身分。或許莎士比亞在創造李爾王這個人物形象時，也在警醒自己，在一個饑饉動盪的年代，土地、糧食、家園才能給人安全感，才是讓人感到踏實的東西。如果沒有了這些，人就只能聽從暴戾自然環境的任意摧殘和擺佈。莎士比亞在家鄉大量收購土地，囤積糧食，購買斯特拉福鎮上的第二大豪宅，也許是基於這些原因。

莎士比亞不是一個利他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慈善家。如同凱瑟琳·鄧肯·瓊斯所言，「無論如何，最理想的方式是將莎士比亞其人置於其生活的歷史環境中考察，而不是將其浪漫化或當作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我不相信伊莉莎白時代的任何成功人士——甚至包括莎士比亞在內——可以稱之為『好人』，即在企圖心和主張上是一個具有自由派思想、無偏見、謙虛的人。對於生活在這個時期的大多數有才華的人（甚至包括那些與莎士比亞不一樣、出生顯貴、享有特權的人士）而言，某種程度的殘酷是必要的生存技能。」<sup>58</sup> 只有當「有血有肉的莎士比亞」成為一個創作劇本的「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時，他身上的人道主義光輝才會充分閃耀。美國著名作家索爾·貝婁曾說過：「寫作時的作家好過其本人。」誠哉斯言。

58 Katherine Duncan-Jones, *Shakespeare: An Ungentle Life* (London: Bloomsbury, ) p. 165.



## 2. 「第一對開本 (the First Folio)」及「好的和壞的四開本 (the good quartos and the bad quartos)」

### (1) 「第一對開本」

討論莎士比亞戲劇的版本，就不能不提「第一對開本」。這是「世界上最著名並且研究得最多的書籍之一。作為第一本莎士比亞戲劇的全集，它具有規範性、全面性、和權威性。

(Jowette, 2007: 69) 海明斯和康戴爾都是「國王劇團」中的資深演員，也是莎士比亞多年的同事和好友。莎士比亞在遺囑中給他們每個人都贈送了 26 先令 8 便士的錢，供他們去購買戒指以作紀念。正如他們二人在書中所附的《致讀者信》中所說，該書是「紀念我們的摯友和可敬的夥伴莎士比亞。(Jowette, 2007: 72)」當時一般的書籍都是以「四開本」的形式出版，只有《聖經》、《法典》或其他權威性的學術著作才用「對開本」出版，用「對開本」出版戲劇著作是很罕見的。在此之前，只有班·強生的作品於 1616 年以「對開本」的形式出版過，但書中除了戲劇之外還包括散文和詩歌。莎士比亞的戲劇能享此殊榮，足以說明其在同行和觀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第一對開本」的非凡價值在於，它奠定了整個莎士比亞經典 (Shakespeare canon) 的基礎。全書搜羅了莎士比亞的 36 部戲劇，其中 18 部是第一次印刷出版。它們被分為喜劇、歷史劇、及悲劇三類。莎士比亞單獨完成的最後一部劇作《暴風雨》被置於首位，因為它是剛剛演出不久並深受觀眾喜愛的戲劇。除了《暴風雨》之外，第一次出版的 18 部戲劇中還包括《馬克白》、

《冬天的故事》、《凱撒大帝》、《一報還一報》、《皆大歡喜》、《終成眷屬》、《第十二夜》、《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等戲劇。如果沒有「第一對開本」，那麼這些名著可能會永遠不見天日。有些莎士比亞的戲劇以前雖然以「四開本」的形式出版過，但「第一對開本」中的版本顯然更加可靠，如《哈姆雷特》、《李爾王》和《奧賽羅》等，因為它們是由最瞭解莎士比亞的同行和朋友編輯出版的，而且這些也是他們曾經演出過的劇本。然而，也有學者指出，「第一對開本」所依據的往往是「臺詞本」或「舞臺腳本」，而非「作者手稿」。前者往往經過抄寫、排演時導演、演員的修改等過程（如語句的增刪和幕的劃分），其結果無疑會偏離「作者手稿」；而以前出版的很多「四開本」則是直接以作者手稿作為依據，因此也就更加接近原稿和作者原意 (Jewett, 2007: 77)。因此，海明斯和康戴爾在「第一對開本」〈致讀者信〉中所講的話，如以前的「四開本」都是些「盜版、翻版，被損人利己的弄虛作假者搞得殘缺不全、面目全非」等，實際上是為了商業利益而作出的不實指控。後來的學者花了很長時間才弄清，情況並非如海明斯和康戴爾所言；在「四開本」中，其實有「好的」和「壞的」之分，而現在還有學者認為，所謂「壞的四開本」並非是「壞的」，這也是強加在某些「四開本」頭上的帽子，應該摘掉。

### (2) 「好的四開本」和「壞的四開本」

「好的和壞的四開本」這一詞語，首先由「新文獻派」的主將阿爾弗瑞德·波拉德 (Alfred W. Pollard) 提出。他於

Be not her maid, since she is envious;  
 Her vestal livery is but sick and green  
 And none but fools do wear it; cast it off.  
 It is my lady, O, it is my love!  
 O, that she knew she were!  
 She speaks yet she says nothing: what of that?  
 Her eye discourses; I will answer it.  
 I am too bold, 'tis not to me she speaks:  
 Two of the fairest stars in all the heaven,  
 Having some business, do entreat her eyes  
 To twinkle in their spheres till they return.  
 What if her eyes were there, they in her head?  
 The brightness of her cheek would shame those stars,  
 As daylight doth a lamp; her eyes in heaven  
 Would through the airy region stream so bright  
 That birds would sing and think it were not night.  
 See, how she leans her cheek upon her hand!  
 O, that I were a glove upon that hand,  
 That I might touch that cheek!

羅密歐上。]

羅密歐

沒受過傷的人才會嘲笑別人身上的創痕。  
 (朱麗葉從上方窗戶中出現)  
 輕一點！照亮那扇窗戶的是什麼光？

那就是東方，朱麗葉就是太陽。  
 起來吧，美麗的太陽，  
 驅除那充滿嫉妒心的月亮，  
 你雖是她的侍女，卻比她更加漂亮。  
 她為此傷心不已，變得面色蒼蒼。  
 既然她如此妒忌，你又何必去服侍她。  
 她給你貞潔女孩穿的制服，顏色慘澹、青黃，  
 只有傻瓜才穿它；把它扔掉吧。  
 那就是我的女神！啊，那就是我的愛。  
 要是她知道，那該有多棒。  
 她的嘴唇在動，但好像什麼都沒說；  
 真讓人費思量。  
 她的眼睛在說話，我一定要回答。  
 我太魯莽了，她不是在跟我說話：  
 天穹中最美麗的兩顆星星，  
 因事必須離開，於是懇請她的眼睛  
 替它們在天空中閃耀，直到它們返回。  
 如果她的眼睛在天空，  
 而星星嵌在她頭上，又會怎樣？  
 她雙頰的光輝會讓這些星星自慚形穢，  
 就像太陽使油燈黯淡無光。  
 她在天穹上的眼睛  
 會穿過氤氳的夜空，發出燦爛的光芒，  
 讓鳥兒以為白晝來臨，紛紛出來歌唱。  
 瞧，她把臉頰擱在手上。  
 啊，真希望我是那隻手的手套，  
 可以去輕撫她的面龐。

嘲，高壓者的橫暴，驕傲者的菲薄，失戀的悲哀，法律的延宕，官吏的驕縱，以及一切凡夫俗子所能加給善人的欺凌？誰願意背着負擔，在厭倦的生活之下呻吟喘汗，若不是因為對於死後的恐懼，——死乃是旅客一去不返的未經發見的異鄉，——令人心志迷惑，使得我寧可忍受現有的苦痛，而不敢輕易嘗試那不可知的苦痛；所以「自覺的意識」使我們都變成了懦夫，所以敢作敢為的血性被思前想後的顧慮害得變成了灰色，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也往往因此而中途旁逸，壯志全消了。小聲些！美貌的奧菲裏阿？——仙女，你在祈禱裏別忘了代我懺悔。

### 2.3 方平譯文

哈姆雷特

活着好，還是別活下去了，這是個難題啊：論氣魄，哪一種更高超呢？——忍受命運的肆虐，任憑它投射來飛箭流石；還是面對無邊的苦海，敢挺身而起，用反抗去掃除煩惱。死了——睡熟了，就這麼回事；睡熟了，如果可以說：就一了百了——了卻心頭的創痛，千百種逃不了的人生苦惱，那真是求之不得的解脫啊。死了——睡熟了；睡熟了，也許夢就來了——這可麻煩了啊；

一旦我們擺脫了塵世的束縛，在死亡似的睡眠中，會做些什麼夢呢？想到這，就不能不為難了——正為了這顧慮，被折磨的人們，會這麼長期熬下去。誰甘心忍受這人世的鞭撻和嘲弄，受權勢的壓迫，看高高在上者的眼色，挨真情被糟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衙門的橫暴，忍氣吞聲還免不了挨作威作福的小人狠狠地踢一腳？——只消他拔出了尖刀，就可以擺脫痛苦的殘生。誰甘心壓着重擔，流汗、呻吟，過着那牛馬般的日子，要不是害怕人死後，不知會怎麼樣；害怕那只見有人去，不見有人回的神秘的冥府——才把意志癱瘓了：寧可受眼前的氣，切身的痛苦，卻死活不肯向未知的苦難投奔。正是這顧前思後，使人失去了剛強；就這樣，男子漢果斷的本色，蒙上了顧慮重重的病態，灰暗的陰影。本可以敢作敢為，大幹它一番，就為了這緣故，偃旗息鼓地退下來只落得個無聲無息。（發現奧菲麗雅正在一邊祈禱）啊，別作聲，美麗的奧菲麗雅！（上前去）女神啊，你作禱告，別忘了也替我懺悔我許多的罪孽。

#### 6.4 原文分析和譯文評述

這也是莎士比亞戲劇中相當有名的一段獨白。波希亞裝扮成律師，化名鮑爾薩澤，在威尼斯的法庭上慷慨陳詞；她以雄辯的口才，乞求夏洛克能施以慈悲。寬恕與慈悲是莎士比亞劇作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他認為慈悲是社會上的權貴者尤其應該具有的品質。這段獨白雖以「五音步抑揚格」為基礎，但有不少變化，主要出於劇中法庭陳詞時雄辯的需要：為了要強調某些重要的詞，在音步的音節和重音上必須要作出一些相應的改變，如第一行的格式為：“ $\sim / | \sim \sim | \sim / | \sim \sim | / /$ ” (“The quality of mercy is not strain’d”)，其中第二、四音步變為「抑抑格」，而第五音步變為「揚揚格」，其原因是為了強調“mercy”和“strain’d”這兩個詞。第三行中的格式為：“ $\sim / | \sim / | \sim / | \sim \sim | / /$ ” (“Upon the place beneath: it is twice blest;”)，其中最後兩個音步變為「抑抑格」和「揚揚格」，其目的也是為了強調“twice”和“blest”這兩個詞，而且，將兩個重讀的詞正好置於詩行間的停頓 (caesura) 之前，能進一步加重其意義。

(1) “The quality of mercy is not strain’d,” 獨白的第一行非常簡單。梁譯為「慈悲不是勉強的」；方譯為「慈悲，並不是來自強求硬逼，」；前者自然簡潔，後者稍嫌啰嗦。兩種譯文都將“quality”一詞省掉不譯，因為「慈悲」不言而喻是一種美德，不譯也可，但既然原文中有，也不妨譯出：「慈悲的美德不是出於勉強。」

(2) “Tis mightiest in the mightiest”，這句話看起來也很簡單，問題在於如何用中文將其意思恰當地表達出來。梁譯為：「它在最有權威的人手裏是最有威權的」；方譯為：「它，萬王之王所奉行的王道」。兩種譯法都有值得商榷的餘地。句中第一個“mightiest”當然是指“the quality of mercy”，在這兒是「最偉大、最了不起的品質」之義，而第二個“mightiest”的意思是「最有權有勢者」。在梁譯中，「慈悲」這一品質被描述成「……手裏是最有威權的」，顯然有些不妥，因為它不是什麼人手裏最有威權的一樣東西。方將第一個“mightiest”譯為「王道」，頗為恰當，但將第二個譯為「萬王之王」，則與原文不符，因為任何國王在其統治的範圍內都是「至高無上的 (the mightiest)」，並非「萬王之王」才是如此。在西方文化中，只有耶穌或亞曆山大大帝可稱為「萬王之王」，但原文中無此意義。

(3) “His sceptre shows the force of temporal power,/ The attribute to awe and majesty,/ Wherein doth sit the dread and fear of kings” 這句話梁譯為：「他的寶杖是人間威權的象徵，這權威即是帝王的尊嚴的標記，才即是帝王所以令人敬畏的緣由」；方譯為：「帝王手裏的節杖，無非象徵着世俗的權勢，叫人誠惶誠恐，讓君主籠罩於煊赫與威嚴之中。」梁譯忠實於原文，方譯達意，但措辭稍有不妥，如「無非」一詞原文並無此義，而且一根「節杖」如何「讓君主籠罩於……之中」？這些都有斟酌的餘地。



## 參考書目



1. 方平主編.《莎士比亞全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2. 梁實秋譯.《莎士比亞全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3. 劉宓慶.《翻譯美學導論》.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
4. 吳潔敏，朱宏達.《漢語節律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5. 朱生豪等譯.《莎士比亞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6. 朱生豪等譯.《莎士比亞全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7. Ackroyd, Peter. *Shakespeare: the Biography*. London: Vintage, 2006.
8. Bednarz, James P. *Shakespeare and the Poets'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9. Bevington, David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London: Pearson, 2012.
10. Bevington, David. *Shakespear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1.
11. Bloom, Harold.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8.
12. Burgess, Anthony. *Nothing Like the Sun*. London: Allison & Busby, 2009.
13. Charney, Maurice. *Shakespeare on Love and L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 Clemen, Wolfgang. *Shakespeare's Soliloquie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7.
15. Danby, John F. *Shakespeare's Doctrine of Nature; A Study of King Lea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1.
16. Dobson, Michael, Stanley Wells, Will Sharpe, and Erin Sullivan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7. Duncan-Jones, Katherine. *Portraits of Shakespeare*.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2015.
18. Duncan-Jones, Katherine. *Shakespeare: An Ungentle Life*. London: Methuen Drama, 2010.
19. Edmondson, Paul. *The Shakespeare Circle: An Alternative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 Egan, Gabriel. *The Struggle for Shakespeare's Text: Twentieth-Century Editorial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 Egan, Gabriel. *Green Shakespeare: From Ecopolitics to Eco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2006.
22. Ellis, David. *That Man Shakespeare: Icon of Modern Culture*. Mountfield: Helm Information Ltd. 2005.
23. Ellis, David. *The Truth about William Shakespeare: Fact, Fiction and Modern Biograph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24. Es, Bart van. *Shakespeare in Compa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William Shakespeare

# 愛芬河畔的吟游詩人 莎士比亞探索與研究



- 作者：程茂榮  
編輯：青森文化編輯組  
設計：4res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 香港總經銷：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 出版日期：2018年12月  
圖書分類：文學  
ISBN：978-988-8568-13-0  
定價：港幣88元正/ 新台幣350圓正

ISBN 978-988-8568-13-0



9 789888 568130 >

William Shakespeare

劇作家班·強生 (Ben Jonson, 1572-1637) 於 1623 年寫下了有關莎士比亞的名句：「他不屬於一個時代，而屬於所有世紀。」自那以後，近四百年的光陰已悄然逝去，而莎士比亞的著作依然光彩奪目，歷久彌新。美國著名詩人龐德 (Ezra Pound, 1885-1972) 說：「文學是永不過時的新聞。」莎士比亞的戲劇和詩歌就是這句話的最好印證。

莎士比亞，不管你喜歡他或不喜歡他，對他感興趣或不感興趣，你都必須去認識他，瞭解他，因為他不僅是一位對英美文學、語言和文化有着深遠影響的文學巨匠，而且也是一座橫亙在所有人面前的世界文化高峰，無法視而不見。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文學  
定價：港幣 88 元正 / 新台幣 350 圓正